

旅美华文女作家精品书系

梦回青河

Lihua Yu

MENGHUIQINGHE

太白文艺出版社

於梨华 著



I712.45
1010

於梨华 著

梦回青河

LT0000233499.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回青河/(美)於梨华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0.1

(旅美华文女作家精品书系/于青等主编)

ISBN 7-80605-843-5

I. 梦… I. 於…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804 号

梦回青河

於梨华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青山彩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4 插页 238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05-843-5/I·730

定价: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65)

於梨华简介

於梨华，原籍浙江镇海，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于上海。一九四七年随家去台湾，就读台中女中。一九四九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次年转入历史系。一九五三年毕业于台大，同年九月赴美，次年(一九五四)进入加州大学落杉矶分校，申请入英文系，后改入新闻系，一九五六年得新闻硕士。同年夏，得米高梅公司在该校设立的文艺奖(Samuel Goldwgn Creative Writing Award)第一名，得奖的短篇小说《扬子江头几多愁》(Sorrow at the End of the Yangtze River)翌年发表于校内杂志Uclan上。

一九五六年结婚，以后的六年忙于家庭、孩子，并以余暇从事写作。一九六二年携三个幼子女及第一个长篇小说稿《梦回青河》回台探看双亲，逗留一年。

一九六三年《梦回青河》出版，并被台湾广播电台取用为小说连播。一九六三年夏返美。举家由普林斯顿迁至芝加哥北郊艾文思顿，又于一九六五年迁至纽约市昆士区，但家务、搬迁、生活适应，并未影响创作，几年中陆续出版长短

篇小说。一九六八年搬至纽约上州州政府所在地奥本尼(Albany)，即在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执教，兼任教中国现代文学迄今。该校于一九八〇年起与大陆北大、南大等建立校际交换后，又兼任交换计划顾问。

创作以来，除一九五六年所得米高梅奖之外，于一九六七年以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得台湾嘉新文艺奖。一九八三年夏被 Yaddo Artists Colony(耶都艺区)邀请为写作区员。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得富布雷奖(Fulbright Fellowship)到南斯拉夫与作家交流。

於梨华著作表

【梦回青河】长篇小说。1963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初版，1966年，为李翰祥购得电影版权。

【归】短篇小说集。1963年，台湾文星出版社。

【也是秋天】中篇集。1964年，台湾文星出版社。

【变】长篇小说。1965年，香港正文出版社。

【雪地上的星星】短篇小说集。1966年，台湾皇冠出版社。集中一个中篇《母与子》于1972年拍为电影，改名《母亲三十岁》。嘉禾公司出品。宋存寿导演。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长篇小说。1967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初版。该书得嘉新小说奖。1968年李翰祥购得电影版权。

【白驹集】短篇小说集。1969年，台湾仙人掌出版社初版。集中短篇小说《柳家庄上》电影版权由宋存寿于1972年购得。

【焰】 长篇小说。1969年，台湾皇冠出版社。

【会场现形记】短篇小说集。1972年，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

【考验】 长篇小说。1974年，台湾大地出版社出版。1992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典藏版出版。

【新中国的女性】短篇小说集。1977年，香港70年代出版社出版。

【谁在西双版纳】游记故事集。1978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傅家的儿女们】长篇小说。1978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三人行】 长篇小说。1980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以上14本长短篇著作，于1981年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全集。

【寻】 短篇小说集。1986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1988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於梨华作品集》，收录长短篇著作十余种。

【相见欢】 短篇小说集。1989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

【美国的来信】 1989年，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情尽自选集】 1990年，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翻译作品

英译中

Flowering Judas and Other
Stories by Katherine Ann
Porter (《盛开的犹大花》凯
塞琳·安·波得)

A Roman Holiday by Edith
Wharton(《罗马假日》伊德丝
华顿)

Edith Wharton(《伊德丝华顿
其人》)

中译英

In Liu Village(《柳家庄上》)
自译, 收在 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
edited by Joseph Lau and
Timothy Ross, 哥伦比亚大学
出版。

Glass Marbles Scattered
All over the Ground(《撒
了一地的玻璃球》)译者: 萧廉
任, 收在《中国现代文学选集-
台湾》An Anthology of C-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I, 台湾国立编译馆出版。
Nightfall《暮》译者: Vivian Hsu, 收入 Born of the Same Roots, 印第安那大学出版。



序 一

XU YI

一九七九年回到上海，见到以前跟随父亲多年的一个亲戚，他是我进台大那一年离开我们回到上海去的，有二十年了。当然苍老得多，而且神态也不如以前焕发，我们诉说了一番别情之后，他问我的行程，我告诉他我要回浙东，我度过童年，胜利归来后，又去待过一阵的乡下看看。他先愣了一下，随即劝我打消此意。为了保留一个美好的记忆，还是不去的好，他说。我千里迢迢的去，固然是探亲，当然也探看故乡山水，自没有接受他的看法。所以在上海逗留几天之后，就搭火车、坐小汽车、又走路地回到几十年前乡下的旧居，也是我写《梦回青河》时所用的地点。

青河当然不叫青河，但小时坐在河边光裸的石板上看着妇女洗衣淘米的河竟狭小得像一条溪流，而且十分混浊。痴痴的站了半晌之后，问与我同行的人：这是原先的那条河吗？是呵，他说，世世代代，就是这条河啰！

旧居竟然还在，只是破旧不堪，院里的花坛不知去向，连门前的石狮子、门两旁，以前小时同玩伴在炎热的夏天午后躺着乘凉的石条凳都不在了。村里的儿童聚拢来看这个外国来的乡音未改的“客人”，我身不由主的摸摸自己有点灰白的鬓边，也不忍再看面目全非的旧居，即掉身走了。

但是心有不甘，仍是要去探看《梦回青河》里的王新塘，书中女主角的大姨的家。那原是家里一个亲戚的大厦，我小时去过很多次，后来离乡出国，魂牵梦系思念的常是它。到那儿时是晚午，我还记得抄近路，绕到大厦前的河塘。塘上那条窄窄的石板路安然无恙，但从稻田那端斜斜扫过来的阳光，照的却是干枯的河床，以及浅浅的一泓污水。塘对面，大厦前，立着干枯得像枝稻草、梦回青河里那个风姿绰约的大姨。

她来迎接我，但她一点也不认识我了。她说我变了不少，而她，竟变得令我不忍看她。而那座我记忆里巍峨的大厦，既已没有了雕梁画栋，在“大姨”原先金碧辉煌的卧室里，更空无一物，只有一张挂着污黑蚊帐的竹床。就在那张竹床上，我们共述一宿。惟有在没有灯也没有星光的夜里，我依稀看到她往年——很多很多年之前——那副瓜子脸，那双俊俏的、但在叱骂美云时、射出两道寒光来的丹凤眼。

《梦回青河》中的事物皆非，人物也死的死、散的散了。但二十五年后再读它，书中的悲欢离合仍是引起我强烈的反应。也许，因为它是我第一本书，像第一个孩子一样，有母亲专注的偏爱。但也许，书中的人物，的确分享过我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喜怒哀乐。

舞台上的景被拆了，舞台上扮演的演员不在了。但故事

没有被忘记。也不会，我希望。

一九八八·九·二十七

◎於梨华

序二

XU ER

《梦回青河》是於梨华女士第一次发表的长篇小说，比她以前作的些短篇、中篇似乎更好——用笔更曲，人物的描写也更为传神。我若说这是“初写黄庭，恰到好处”，对她应该不算过誉。

用小说来写义士，仁人，大奸，巨恶，相当容易；写极幸运和至穷困的人，也不很难；若要写冥顽不灵和变态心理的人，那便更易着手。只因这些都不是常见的人同常有的事，只要作者有点写作技巧，就可无拘无束地把他的想像写一个痛快淋漓；纵然说得出乎常情之外，仍不害其为仁，为义，为凶，为狂，为幸运，为穷困。这和画家画鬼，可以任意涂鸦，正是一样的道理。若从很平凡的生活里，写些极普通的人，要把他们义利交战的心理，善恶交织的生平，愚昧和天真相混的性情，怯懦和狠毒相杂的动机，以及种种错综复杂，时隐时现的下意识，一一都入情入理地显露出

来，则实在是一件大难而特难的事。《梦回青河》这部小说中的男女角色便都是这样的些平凡人物，作者竟能把他们同她们个个刻画得原形毕现，一点儿也不过火，不别扭，使读者为之时恨，时叹，终于怜惜同情而不能自己，这真是很大的成功。

全书绝无陈腔滥调，更少闲句浮词。开卷的布局同结尾的章法均极高超巧妙，足以耐人寻思。这样的写作技术可说是纯熟得进入化境了。书中的对话都很自然，极与个人的身份相合；而且有不少的地方，能用种种特殊的口吻句调来表现说者的个性，使读者闻其声而知其人。像这种人型的塑造极能显出作者的功力之深和她的苦心精思之处。

我常认为写小说，除了天才和兴趣以外，还得具备两种基本训练。一是外国语文，因为中国旧小说比西洋小说实在差得太远，我们若想得到新的技巧，确不能不对原文的西方名著多下苦工；单读译本，是无从得其神韵，窥其造句遣词之妙的。第二是社会经验：要写一篇言之有物的小说，断不能仅凭一己的幻想；但青年书生无法多历世路的险巖，又从何能洞悉人情？只有细读史乘，多阅传记，积千百年古人的各种经验，加以比较揣摩与归纳，演绎，才可补个人见闻之不足，而增强自己分析和推理的力量。这两种学识若都不充足，便大胆地执笔创作，则纵略有才华，仍将难免失之于浅薄的。於女士幼聪慧，喜文艺；在大学时，专习历史，颇涉猎中外史籍；后留美有年，曾以写作得奖，对于文艺创作的两项准备工作，可说是十分充实。十年来，她立志要做一个毫不为利的职业作家，用中英文专写小说，以“发泄心里的感触，感觉及感情”（用於女士给我信中自述的原句）；曾写

过不少的短篇，中篇，分别在各文艺刊物上发表，很受到读者的欣赏。现在试作长篇，又是这样的成功，可谓有志竟成矣。

在万方多难的今天，在农业社会渐渐变成工业社会的中国，人们在物质和精神多方面的生活都在急剧地变动；老少村俏的人，奇离新颖的事时时供给我们许多绝妙的小说资料。我总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有人能从近六七十年来变乱动荡的社会里，塑出一群典型的老少男女，演成一本像《冯赛家传》(Forsyte Saga)那样的小说，使读者可藉以明了这过渡时代中的人们所有的心境，情绪，遭遇，愿望；则非独可吐胸中之郁积，亦足以补正史之不足矣。《梦回青河》的作者和读者其亦有志于此乎？

◎沈刚伯

序三

XU SAN

我第一次读到於梨华的作品是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我当时就被她耀目的才华所吸引，虽然我觉得这些作品都不够成熟。我读年轻朋友的文章常看出人家欠成熟的地方，这事上也许正是一种偏见。

经过了几十年写作的摸索与体验，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偏好。虽然这些偏好也有原则上信念的根据，但并不是许多人可同意的。所以我的意见只能同几个朋友交换谈谈，并不敢以自己的偏好来批评别人的作品的。许多大家说得很热闹的小说，我看了以后，觉得平凡而且庸俗的有之；许多大家不注意的作品，我偶然读到，发现作者心血功力独到之处，颇感钦佩的有之。总之，这是一种偏见。但有一点则是真的，我说的都是自己老老实实的所感所想，绝不会是人云亦云的。

最近於梨华写了一部《梦回清河》的长篇，要我为她写一篇序，给她一点意见。写序